

著者/ [苏联] 德·富尔曼诺夫

译者/ 高凌等

校者/ 王庚虎

漓江出版社

插图本

影响三代中国人的外国文学名著

夏伯阳

夏 伯 阳

〔苏联〕 德·富尔曼诺夫 著

高 凌 等译

王庚虎 校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31,1000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407-2193-6/I·1355

定价: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言

王庚虎

(一)

在苏联文学中，有三部名著是公认的史诗性作品，也可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们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一译《恰巴耶夫》）。

在苏联出版界，有时干脆就把这三部作品合编在一起出版，以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学习英雄主义、发扬爱国精神的不可多得的教科书的作用。

比较起来，夏伯阳的名字可能更为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宁愿用旧译名（夏伯阳）而舍弃新译名（恰巴耶夫）的原因，从艺术创作的规律出发，还有一个尊重读者的欣赏习惯的简单的道理。

夏伯阳！这是一位真正的、光芒四射的英雄！他的复杂的经历，多变的性格，独特的个性，视死如归的精神，鲜明的爱憎情感，身先士卒的风范，扎根人民的品德，通过小说和电影的广泛传播，已是家喻户晓，世人尽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向人类贡献了夏伯

阳、保尔、郭如鹤这样一系列珍珠般的艺术形象而永葆青春，千古流芳。

英雄的夏伯阳，曾经那么强劲有力地鼓舞了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一代又一代的无畏的战士，同样，他也必定会强劲有力地鼓舞着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代又一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虽然意义有所不同）。

总之，英雄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也会产生自己的英雄。这也就是我们为何重译《夏伯阳》这本书的理由之一。

（二）

1980年，我在高尔基《论写作技巧》（花城出版社）一书的译后记中写到，读者是权威评论家。对于一本书的评价，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我永远坚持这样的观点。

《夏伯阳》自1923年问世后，虽经社会发展，风云多变，但始终未蒙上岁月的尘埃，即使苏联解体了，也未能掩盖其耀眼的光芒。这部优秀作品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它的版本之众和发行量之大，几乎达到难以统计的程度。可以说，读者永不消退的热情，正是本书的生命力所在。难怪高尔基说它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鲁迅也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著名作家杜鹏程亲口对我说，他写《保卫延安》，“从《夏伯阳》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作家能通过自己的笔，在一部作品中成功塑造一位英雄就很不错了。如果他所塑造的英雄能达到人所共知，给读者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很幸福了。

而本书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成功塑造了夏伯阳这样一

位传奇式英雄的光辉形象，而且成功塑造了克雷奇科夫这样一位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有胆有识的红军政治委员的血肉丰满的形象。正如鸟有两翼，缺少任何一翼都不能起飞一样，丰满动人的红军指挥员形象和丰满动人的红军政治委员的形象，二者珠联璧合，缺一不可。失去任何一位都会使另一位黯然失色。作者对无产阶级文学所作的这一独特的贡献，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

(三)

生活对文学的真实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读者对《夏伯阳》情有独钟，恐怕和这本书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也不无关系。

作者富尔曼诺夫 1891 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6 年因病逝世，只活了三十五岁。他的短暂的人生，是浓缩了的丰富的人生。

他从小喜欢文学，精读过大量俄国经典作家的作品。他从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勃夫的知识宝藏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文学乳汁，又从高尔基著作中继承和发扬了无产阶级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这说明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他于 1912 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语言文学系学习。1921 年他被任命为《红色军人报》主编，不久，调任莫斯科国家出版局文艺部主编。此后，他还参加了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任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书记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在文坛领导岗位上的实践，给了他纵横捭阖、高瞻远瞩的机会，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

作家富尔曼诺夫得益于革命家富尔曼诺夫，这在苏联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现象。富尔曼诺夫小小年纪，便在前线的救护

车上当兵，以后，回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厂补习学校当教员。十月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当地革命司令部主席，入党后又当选为省执委会副主席、党的省委书记。1920年8月，任红色陆战队政委。在与邓尼金、尤登尼奇、高尔察克白匪军的殊死斗争中，富尔曼诺夫被任命为红军第二十五师的政委，和声名显赫的师长夏伯阳并肩战斗。本书写的就是他这一段的经历。

富尔曼诺夫著作甚丰，有诗歌、特写、政论、随笔、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文学评论等。《夏伯阳》是他最成功的一部著作，对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富尔曼诺夫的经历和《夏伯阳》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作家的使命和劳动，告诉我们文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那些视文学为儿戏、轻佻浮浪玩文学的人，在富尔曼诺夫面前是应该感到汗颜的。

(四)

本书由四人译出，然后统一译稿。具体分工如下：1~4章，高凌；5~8章，张兰芬；9~12章，黄尔联；13~15章，丁柳杨。

在翻译标准方面，我们希望坚持严复的“信、达、雅”标准。忠实而流畅，读译著能和读原著一样痛快，这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但不一定就能达到，所以恳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漓江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宋安群同志对本书翻译出版给予很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1997年3月3日于北京西单

目 录

• 序言 •	王庚虎
一 工人支队	(1)
二 草原	(23)
三 乌拉尔斯克	(41)
四 亚历山大罗夫盖	(56)
五 夏伯阳	(68)
六 斯洛米欣斯卡亚战斗	(89)
七 途中	(133)
八 去打高尔察克	(159)
九 战斗之前	(177)
十 向布古鲁斯兰进军	(190)
十一 到别列别依之前	(231)
十二 前进	(276)
十三 乌法	(308)
十四 解放乌拉尔斯克	(332)
十五 结局	(343)

一 工人支队

车站上，拥挤不堪，黑压压的一片人群。红军战士们在月台上拉成长长的一排，使劲阻挡着情绪激昂、欢腾雀跃的人群。由伏龙芝征集起来的这个工人支队，今天深夜就要去攻打高尔察克了。工人们纷纷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赶来，送别自己的同志、兄弟、父亲和儿子……这群“新兵”，一个个显得笨手笨脚，稚气逗人，令人发笑。可不是嘛，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穿军大衣呢。大衣是那样不合身，鼓鼓囊囊，皱皱巴巴，就像一块发了酵的面团。即使这样，也丝毫无损小伙子们的勃勃英姿！瞧，这一位，皮带扎得那么紧，人都快成了“高脚杯”，都快喘不出气了，可他仍然显得可爱，走起路来呱哒呱哒地跺着脚跟；那一位，装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看上去就像是一尊老武夫，刺刀歪歪斜斜地挂在腰带上，一手按着刀柄，郑重其事地同身旁一位在争论着什么；另一位，左腰挎着手枪，右腰别着几枚瓶状手榴弹，子弹带像条蛇一样缠在腰上，大步流星地从广场的这头走到那头，像是在向亲朋好友们炫耀自己威武雄壮的模样。

黑压压的工人队伍，满怀自豪和深情，兴高采烈地望着他们，

议论纷纷。

“他们能学会打仗的，兄弟，能学会的……一到前线准能学会他娘的那打仗的玩意儿……”

“瞧您说的。在前线可不是闹着玩的……”

忽然，大家都动了起来，笑了起来，一个劲儿伸长脖子往前瞧。

“那是捷连季，都快认不出来了。当初他当焊接工的时候，满身脏乎乎，像油灯里的灯芯，可现在，你看多神气……”

“没错儿，走起路来两手叉腰……瞧那把军刀，跟将军的一样，你看他舍不得离身。”

“捷廖什！”有人冲着他逗乐地喊了一声，“快把军刀装到口袋里去吧，小心让哥萨克抢走。”

站在身旁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别让你妈拿去当菜刀用了……”

“捷廖什卡，跌倒了会碰断的……”

“小心别割掉你的小手指……哈、哈、哈……”

捷连季·博奇金是个纺织工人，二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脸上有些雀斑，满头棕黄色的头发。听了这些玩笑话，他用善意而温柔的目光瞅了他们一眼，差点害臊起来，于是急忙抓住歪到一边的军刀……

“我……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看……”他腼腆地从嘴里朝人群迸出这句吓唬人的话后，但却想不出该怎么报复，也不知该怎么对付那连珠炮似的玩笑和俏皮话。

“给什么呀，捷廖沙，给什么呀？……”那些满嘴俏皮话的人哈哈大笑起来。有的说：“来，新兵蛋子，嗑几颗瓜子吧！你这件军大衣该不是从牛犊子身上扒下来的吧，啊哈、哈、喝、喝……”

捷连季笑眯眯地往车厢走去，消失在灰茫茫、熙攘攘的红军战士之中。

每当看到一个笨手笨脚的战士时，总有人要朝他开几句玩笑。

刺耳的嘲笑、俏皮话就像瓢泼大雨劈头盖脑地浇下来……然后又严肃地谈起正事来。人们的情绪变得快，话题也跟着变，到处笼罩着一种神经质的敏感，紧张不安的情绪。人群三五成堆、七嘴八舌地谈论着：

“只要需要，就是魔鬼，我们也能把它从地狱里揪出来……有人老是抱怨说没有鞋穿，没有大衣，没有枪支弹药……可你瞧那边……”说话人用手指着车厢，表示他说的是红军战士，“差不多装备了上千人……”

“你说有多少？”

“大概有上千人，是的。而且又在继续征集呢，据说已经征够了。老兄，只要想干，总能干成。眼下可不能说空话——都到什么时候了……”

“最危险的时候了。”有人说了一句，声音嘶哑而低沉。

“怎么能不危险？高尔察克那帮王八蛋到处窜。你看，连乌拉尔那边都不太平了……”

“唉。”叹息的是一位老人。他瘦小、虚弱，穿一件女式短棉袄，冻得发抖。他满脸皱纹，活像一个干蘑菇。

“是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眼下很糟。”有人抱怨说，语调沉闷而忧郁。

马上有人严肃地回答说：

“可也得知道，事在人为呀。你瞧，只要一行动，不就有上千个小伙子吗！老弟，这才是大事，是大——事啊！……报上说，军队里工人不多，但非常需要……工人比什么人都精明能干……眼前不就是个例子嘛，比如帕夫卢什卡·洛帕里吧，可以说是条汉子……有头脑，干什么都行！”

“说的是，当然……”

“不光男人是这样。嘿，你瞧，还有她，玛尔富什卡，就那个‘皮茄克’，她可不是个等闲的娘儿们，恐怕一般男人也不在话下！”

玛尔法是个纺织女工。她正从旁边经过，听到有人议论她，马上转过身来，走到说话的人跟前。她宽肩膀，大脸蛋，一双睁得大大的蓝眼睛，脸上有几颗麻点，看上去很年轻，不像是三十五岁的人。她穿一身崭新的士兵服：新裤子、新靴子、新军上衣，短头发，帽子紧扣后脑勺。

“你说我干吗？”她走到说话人跟前问道。

“谁说你呢，玛尔富莎，是你自己找上来的。我是说，我们的‘皮茄克’哪像个娘儿们？倒像匹没鞍的野马……”

“我是匹野马？”

“那像什么？”可突然间说话的人又改了口气，“我是说，你太像军人了……就这个意思！”

“不管像不像，应该……”

“显然是应该……”他停了片刻补充说，“你的事咋办？”

“什么咋办？”

“你家里那一堆事？”

“那算什么……”玛尔富莎两手一摊，“孩子送孤儿院了。不送那儿又咋办？”

“能往哪儿送呢……”说话人同情地说。

然后，他长叹了一口气，以同情、低沉的声调说：

“好吧，由我们照料吧，我们会照料的，玛尔富莎，你别难过，有我们呢……放心走吧，我们留下来，怎么会不为你做点事呢？说不准，到时候我们也要去哩……你说是不？”

“也许吧……”玛尔法点了点头，“毫无疑问……光靠一个支队咋能对付呢？以后你们准得去。”

“看来，那些小伙子有点那个……”说话人把头往车厢那边一摆。

“他们有什么，”玛尔法回答说，“他们就想着早点出发，说都等烦了。出发，出发，光说出发，可干吗老是没完没了地等在这儿……”

喂，安德烈耶夫。”玛尔法朝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喊了一声，“出发的事，听说了什么吗？”

安德烈耶夫原来是彼得堡的一名钳工，刚到伊万诺沃工作不久。他二十三岁，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苍白的面孔，匀称而灵活的身材，头戴一顶尖顶军帽，身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他轻捷地迈步走过来，像是给首长报告似的。他走到跟前，两只脚后跟一并，举手行了个军礼，不带任何笑容，一双生动而严肃的大眼睛凝视着玛尔法：

“我荣幸地向长官报告，火车将在四十分钟之后开出！”

玛尔法拉了拉他的衣袖说：

“我们要不要告别一下？大伙都等着呢，还是说句告别的话好，你看呢？……克雷奇科夫在哪儿？他又钻到哪儿去了？”

安德烈耶夫又行了个军礼，用同样沉着的口气清楚而响亮地说：

“他正在用茶水涮他的肚子呢，长官！”

玛尔法捅了一下他的手说：

“你这个小鬼，说什么愣话，你把我当成什么将军了？……”

他马上变了模样，用他那本来清脆的嗓音说：

“玛尔富奇卡……”

“怎么啦？”

“玛尔富奇卡，你自己要不要……嗯！”

安德烈耶夫富有表情地做了个鬼脸，噘起嘴唇，瞪大眼睛。

“要什么？”玛尔法看了他一眼。

“你是不是跟大伙说上几句？”

但是，玛尔法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踮起脚尖，从人们的头上望去，然后说：

“瞧那儿，他们都亲自来了，大概……”

站在她身边的人也都踮起脚尖，探着脑袋，往玛尔法指的方向

望去。那边有三个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洛帕里最显眼，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瘦高个。他走着走着，被人们挤得东倒西歪，像是一只脚被另一只踩着似的，身体摇晃着，显得笨拙。

走在他身旁的是叶连娜·库尼奇娜，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纺织女工。她很令人喜欢，讲起话来，言简意赅，以理服人，条理清楚，动听有力，在群众大会上常听她讲话。她没有戴尖顶军帽，头上只包了一块“头巾”，也没有穿士兵大衣，而只穿一件黑色的薄大衣。可眼下正值正月的严寒季节。但是，她那苍白而严肃的脸上不乏内心的喜悦。

叶连娜旁边是费多尔·克雷奇科夫。他不是纺织工人，甚至根本不是工人。前不久他从莫斯科来到此地，因事给拖住了。于是，他就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给人家教课，东奔西跑，像只小鸟似的，搞到什么就吃什么。他在大学念过书，在革命活动中，很快就悟出自己是个不错的组织者。他在各种集会上讲话总是热情洋溢，引人入胜，满腔激情，尽管并非都那么同样有道理。工人们亲近他，喜爱他，把他当自己人看待。

月台外边的人群看见库尼奇娜、克雷奇科夫和洛帕里时便拥了过来，交头接耳地议论开来：

“看样子，一会儿要讲话了。”

“很快就出发……”

“我们还是去告个别吧，你说呢？该睡觉了。”

“那就跟他们吻别一下，算完事了。”

“听，有铃声。”

“是预备铃吧？”

“是的。”

“十二点开车……”

“本来就是半夜开拔嘛！”



人群中，有的穿着满是油污的短大衣，有的穿着破烂不堪的短皮袄，皮领子磨光了，变了颜色，袖子很短，胳膊肘磨出了洞。有的穿着黑色短上衣，有厚呢子的，有呢绒的，也有皮子的，真是别具一格！

车站不大，容纳不了许多人。那些机灵些的，有的抓住栅栏，有的爬到窗台上，还有的爬到车站旁的房顶上，往下探着头，瞪大眼睛望着下面的人群；也有的蜷曲着身子，吊在门的把手上；有的抓住行李架，就连过道里也被挤得水泄不通。车顶上，扶梯上，车厢门口的踏板上……到处都是人，连只脚都插不进去。每个人都想往前挤，想离讲话人站的大箱子近一些。人群中，有的被挤得尖叫起来，有的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有的出口不逊地骂几句，有的则相互对骂。就在这时，克雷奇科夫出现在箱子上——他那件军大衣既旧又破，因为是上次战争的遗物。那双没戴手套的手都冻僵了。他一会儿把手插进衣袋里，一会儿又揣在怀里，一会儿张开嘴对着那双冻得发红的手哈几口气。现在他的脸比平常更显得苍白，因为他这两夜睡得很少，而且睡得也不好，几天来他一直东奔西忙，很多事他都得亲自干，已经疲惫不堪了。他的声音一向清脆洪亮，然而这时却显得沙哑，有气无力，像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瓮瓮声。

第一个讲话的是克雷奇科夫。他代表工人支队向纺织工人告别。天很冷，人们都冻僵了，应该长话短说。

费多尔环视了周围，黑压压的人群一望无边，最边上的人都挤到被煤气灯照亮了的广场外边去了。他觉得，在他面前站着几千人，几千人后边又有几千人，淹没在黑夜里，无穷无尽。就在这告别的最后时刻，他突然感到十分难过，这黑压压的人群，对他来说是多么可爱，多么可贵，同他们分手心情又是多么沉重啊！

“我还能看到他们吗？……我还能回来吗？我们大伙何时才能回到这块故土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这里来，才能像这几年在这里发表演说呢？”

克雷奇科夫痛楚地同工人告别，一时顾不得构思自己简短的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听他高声喊了起来，声音之高，是从未听到过的：

“工人同志们！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最后一遍铃声一响，我们就要开拔了。我代表工人支队的红军战士向你们说再见了！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你们的伙伴们。请记住我们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去了。你们也得时刻准备着，一声令下就跟上来。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常派人来送个信，尽你们的可能送几个钱来帮帮我们的战士。同志们，前线在挨饿，很艰难，比这里更艰难，这一点你们不要忘记！还有，我们有很多人抛下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们无依无靠，生活没有保障，饥寒交迫，你们不要不管他们。我们在战壕里将会很苦，还要经受行军、战斗的磨难……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家人无依无靠、无人照管，被大家忘记了而奄奄一息，那我们就会百倍地痛苦……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还要向你们再说一句：你们要好好干活，更加齐心协力地干活！你们都是纺织工人，应该懂得，你们在伊万诺沃织的布越多，我们在乌拉尔、奥伦堡雪原上就越暖和，凡是你们织的布能运到的地方就越暖和。好好地干活，并且要牢记：胜利不仅来自我们的刺刀，而且也来自你们的劳动！我们还能再见吗？我们坚信会的！但是，如果将来见不了面，那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因为革命不计较个别人的牺牲。再见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工人支队的红军战士向你们告别……”

人群的哭喊声、回答声汇成一片，仿佛白雪皑皑的草原上怒吼的暴风雪。

“再见吧，伙伴们！一路平安……我们不会忘记……”

当这哭喊声停息下来时，车站上出现了令人悲痛的寂静。过了一会儿，人群又七嘴八舌地悄声说了起来：

“叶连娜……叶连娜来了……库尼奇娜……”

叶连娜·库尼奇娜站到了大箱子上。她那一双浅褐色的美丽